

微笑

再回去台中菜市場，已經不見小時候記憶中的那條街了。看不見小時候記憶中的熟悉的街道，感覺不像是以前的菜市場。當我猛然回頭看見路口的路標，是不是因為我的眼睛受傷後，以至於看不清楚以往的街道風貌……

兩年前，我的視力開始急速退化，原本視力很好的我，那時，我連坐在教室第一排都看不到黑板字。我跟爸爸說我的視力好像變差了，請他帶我去配眼鏡。

驗光師幫我看了看，他說我的左眼照光的時候不會收縮，右眼也有斜視，要我立即去眼科治療。

隔天，爸爸陪我到國泰醫院進行斜視檢查，醫生看了我的視神經，說我的視神經萎縮，要排電腦斷層檢查，但是要排到兩個月後才能檢查，爸爸、媽媽覺得無法苦等下去，所以決定改到三總去做檢查。那裡只要等十幾天就能檢查了，所以我們決定在那裡就診。

三總的眼科醫生認為這個年齡的人不太會得腫瘤，所以就沒打顯影劑。那是我第一次做電腦斷層，心裡非常焦慮不安，進了檢查室，我躺在床上，戴上耳罩和耳塞，醫生幫我帶了很像頭盔的東西，我被送進了儀器裡面，機器開始動的時候聲音好大，讓人不舒服。

回到眼科門診看報告，醫生幫我看了結果，卻說沒問題。我們一家人不相信，又去台大看了眼科，醫生看完同樣的結果也說沒問題，爸爸問醫生為什麼視神經會萎縮，醫生說是因為患得粒線體的遺傳疾病，還說那是（目前）無藥可救的疾病。

我和爸爸、媽媽又到了榮總看了眼科，因為媽媽的朋友的阿姨剛好是榮總前護理長，很熟悉這個醫院。她直接帶我們去找眼科的主任，他一看之前在三總做電腦斷層的結果，就發現有腫瘤，馬上幫我轉兒童神經外科，又幫我排了一次腦部電腦斷層，要再更精確地看看腫瘤的位子。

當天下午，剛好有病房是空的，我們回家準備行李，接著辦住院手續。

到了病房，換上病人專用衣服，做了心電圖、X光等等...進行一連串檢查後，醫生表示，這次手術的時間需要九小時的手術和三小時的恢復，還說這次手術並不會完全清除，尚未清除的因為在腦部的深處，所以開完刀會需要做十幾次的放射線治療。

隔天就要進行手術了，我很緊張，但是在家人面前我不會表現出來，因為我不想讓他們擔心。再進到手術房前，看見爸爸疲勞的身子，站在門口，護士阿姨要我和爸爸揮手道別後，我就被推進手術室裡。一路上，護士阿姨問了我一些問題，想轉移我的注意力。但是我還是很緊張，畢竟是我人中第一次的大手術，躺在手術床上，我一直默默祈禱著這次手術能順利進行。進了手術房，

看見醫師們正在準備手術工具和做一些清潔動作。接著，醫生把麻醉藥的管子放在我鼻子上方，那是用噴霧的方式讓我鼻子能吸進去，使全身麻醉，這是我在手術室裡 12 個小時唯一的印象了。到我漸漸恢復意識，就是我拔掉插在鼻子的管子時，從恢復室出來要到加護病房時，模糊中，我看到爸爸、媽媽、妹妹、阿嬤、阿公、外公、外婆的身影，坐在手術室前的家人們，看見我從手術室被推出來，他們突然笑了，我無力地和家人揮手，謝謝他們這半天的等待。

等我再醒來時已經是兩天後了，護士阿姨看見我醒來，就請爸爸進來，看見爸爸，我好開心！爸爸問護士阿姨我可不可以吃東西了，護士阿姨跟爸爸說了一些注意事項，就拿著媽媽親手燉的，剛煮好熱騰騰的牛肉湯給我。我好開心，但是我並沒看到媽媽的身影，我知道加護病房只能有一個家人一直陪在旁邊，爸爸幫我把牛肉湯吹涼後餵我喝。我本來想自己喝，但發現我全身都有留針的情況，沒辦法自己做事。爸爸故意搞笑來讓我轉移注意力，但是我其實有發現爸爸的黑眼圈又更深了，他好像擔心很久了，看到爸爸這樣子，為了不讓他擔心，我笑了出來，爸爸的心情好像好多了。

到了探病時間，爺爺、奶奶、阿公、阿嬤都進來了，他們看到我、我看到他們，大家都笑了！爺爺、奶奶因為有訂高鐵票，所以要先離開。阿公、阿嬤因為從小就帶大我，所以我們感情特別深，我知道他們一定很難過，也好幾天晚上都沒睡好。

阿嬤跟爸爸說讓他們來照顧，爸爸回去休息，我告訴阿嬤、阿公叫他也一同回家休息，護士阿姨會照顧我，但他們不要。

過了兩天，阿公、阿嬤都回去了，只剩我一個人，我問護士阿姨：「我什麼時候才能回普通病房？」護士阿姨說：「下午會有人動手術，我就能轉進去普通病房。」我真是開心極了，爸爸這時也露出笑容。

到了可以轉普通病房的時間，我好開心，但不知道還有一件恐怖的事要做，就是拔尿管。護士阿姨說會有點痛，但我知道一定很痛。我放聲的大哭、大叫，真是痛死了，拔完之後，就正式轉到普通病房的時間。

我知道離開加護病房就是身體有恢復一些，不用護士阿姨時時看著。到了普通病房，我被安排在四人病房，旁邊都是 3、4 歲的小孩子，都很有活力。我睡也睡不好，一直被旁邊的小孩吵醒，精神很不好。隔天，剛好有一間單人病房是空的，爸爸立刻請護理人員幫忙轉病房。

單人病房安靜多了，爸爸也有比較好的床可以睡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和爸爸都很好睡。我聽護士阿姨說單人病房住一個晚上就要三千多元，這樣我住到療程結束後，就要花好多、好多錢。我問爸爸：「住單人病房不是很貴嗎？為什麼還要住單人病房呢？」爸爸說：「因為比較安靜，空間又大，而且媽媽還有幫妳保險，不管住哪種房型，保險公司都會付錢。」原來是這樣啊！

休息了一天，終於能下床了，但是不管我去哪，都要帶著點滴架，有些不方便。到了查房時間，醫生說明天要再去做 MRI(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)，確認手術後的狀況。(我之前有做過，所以沒那麼緊張。) 醫生說再做一次是因為要之確認放射線的位置和次數。醫生要我去做放射線治療的頭罩，那是用塑膠做的，會放一個熱熱的東西在臉上，它會慢慢往下，把整個臉包起來，再畫上要放射的地方，因為是用麥克筆畫的所以會臭臭的。

隔天，醫生跟我說了做放射線治療的副作用，那天是我第一次做放射線治療，要做十五次，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做一次，一次大概三分鐘做完後，一開始，要躺在一個木板上，會送進機器裡，轉來轉去，用雷射了方式除去剩餘的腫瘤。原本以為會有副作用，但還好沒有發作。

隔天護士阿姨問爸爸放射線治療可以住院做，可以以每天通勤來回做，但是因為有保險，所以我們就決定留在醫院做檢查。雖然每天都做一次，但我在醫院還是很快樂，有病友一起陪我度過難關；看到病情比較嚴重的病人，就覺得自己其實已經很幸運了；醫院常常辦一些活動，讓病人不那麼無聊；有時會有慶祝活動；還會有些摯友、老師、家人來探病。有時候，畫畫也是我打發時間的一件事。有的時候，我會突然很傷心，大家都說這是上天給我的禮物，我卻從來沒相信過他們。如果是上天給的禮物，為什麼要讓我那麼痛苦、讓關心我的人擔心我，一些負面情緒會突然湧上心頭。但是我並不想要家人看到我難過，總會躲進被窩，把臉蓋住，不讓他們知道。

這樣每天都做治療，時間一下就過了。十五次的放射線治療已經到最後倒數的次數，醫師要再度確認腫瘤清除狀況，我心裡默默祈禱能有個完美的結局。

報告出來了，這陣子的治療已經把腫瘤清除的一乾二淨。待在醫院的最後一天，護士阿姨、醫生、病友以及親人幫我舉辦了一場畢業典禮，把我在醫院畫的十幾張畫都貼了出來，我收到了護理長、醫生、護士、社工的禮物，我好開心，圓滿的結束這次的住院洗禮。城市面容已經改變了，但街道名稱並沒有變；我不是我，我是我，我是我是因為我的記憶，記憶中，每天半夜，睡眼惺忪到了菜市場，睡飽後，和阿嬤一起去買早餐，我總是吃饅頭，綿密又扎實的口感，讓我一口接著一口吃，吃飽後，幫阿嬤、阿公一起賣花生、鱗角，有時還會幫忙叫賣。將近九點，是收攤的時間，回家後，阿公會開始做隔天需要的花生、菱角，我每天看著阿公準備花生、菱角，但是都不知道道地是怎麼做，我只會在旁邊吃阿公主的花生，鞭答、邊和阿公聊天